



小人书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拍下的电影画面，配上文字，另一种是根据故事情节绘画的人物场景。

在当今五花八门的出版物和电子网络游戏的汪洋之中，有谁还记得起上个世纪那种朴实温暖的小册子啊？

小学五年级时，班上流行《三国演义》的故事，我的同桌刘拥军特别崇拜张飞，他不仅眉飞色舞地讲张飞如何英勇善战，还画了很多幅他的画像，豹头环眼，燕颌虎须，是一些不错的工笔画，并且还照着小人书上的样子刀砍斧削自制了张飞的拿手兵器丈八蛇矛，不过是木头的。他常常在同学们面前将它舞得呼呼作响，一次不小心把一个同学的嘴皮戳破了，流了很多血，老师不由分说就没收了“兵器”，并罚他在教室的角落里站了一节课。后来，我们看见丈八蛇矛被老师搭在树杈上当了晾衣杆子。

若干年后，我回到那个清江边的小镇，看见已牛高马大的刘拥军在菜场开了个肉案，正粗声大嗓门地吆喝，抡膊甩膀地挥刀剁肉。我驻足在摊位前，他一点儿也认不出我了，谦恭地问我要点儿什么。我慌忙说，蹄子，猪蹄子。于是他手起刀落，砍下一只猪蹄。他现在的样子实在让人难以相信就是当年那个聪明俊朗的白面少年。我本来是想和他讲讲小人书丈八蛇矛什么的童年趣

事，但终于没有提起，大约他也早已忘了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晚上，在镇上的姑妈家喝着蹄子汤的时候，刘拥军挥刀剁肉和他小时候舞动丈八蛇矛的样子总在我脑海里不停地交替闪现。

念初中时，妈妈带回一套《茶花女》，我看了之后爱不释手。当然我并不知道小仲马是谁，也没必要弄清他是男是女是哪国人，对书中的爱情故事也似懂非懂，至于深刻地理解故事的内涵更无从谈起。我喜欢的是玛格丽特，喜欢她带褶边儿的曳地长裙，喜欢她坐在壁炉前喝咖啡时，端着杯子翘起小手指

的优雅姿态。美术课上老师要我们自由发挥随便画一幅画，我就画了玛格丽特，卷曲的头发上戴一朵漂亮的茶花，左手轻提长裙，右手撑一把小花伞，站在花园的一隅。结果这幅画老师没有给评分，只在旁边写了一行字——什么思想意识，并重重地打了3个问号。我不明白，去问当教导主任的父亲，父亲生气地白了我一眼，算是回答了我。

中学毕业后卖旧纸废品时，又翻出了这幅画，凭心而论画得不错，我还是心有不甘，就拿去问母

亲我究竟做错了什么？母亲皱了皱眉头，没好气地说，你的那个老师是工农兵大学生，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出身，你崇尚的是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讨厌你这一套。是这样？真是时代不一样了，现在的人动不动就标榜自己是小资，小资代表着有情调，有身份，有品位。倘使真的小资了，也就进入了中产阶级，过上了让人羡慕的生活。但那时我真的没有崇尚什么，只是单纯地喜欢美丽善良的茶花女而已。

小人书看得多了，我渐渐滋生出要当一个演员的念头，每每有人问我将来的理想是什么，就毫不犹豫地回答当演员。坚定的态度引起了父母的不安，他们常常欲言又止，很婉

转地说人生有很多条路，不一定非当演员不可，而且当演员要求很高。慢慢长大了，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相貌平平，与一个演员的条件相去甚远，顶多只能演一个给大家小姐端茶送饭干粗活的使唤丫头，自然就死了这份心。

既然演不了故事里的人物，就退而求其次地编故事。通过无数个夜晚的冥思苦想，弄出一些感人或不感人的文字，自娱自乐，生活竟渐渐地变得充实起来。

【责任编辑 / 蒙庆春】

那个年月的小人书

说起小人书，年纪稍长一点的人都会有一种极为亲切的感觉。这是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小人书曾经是国内发行量最大，受众最广的读物，影响了当时几乎每个青少年的成长。

文 / 赵芳

